

屬靈的戰爭

基督告訴門徒，作“和平之子”(太五:9)。祂在世最後的表現，是安然就縛，不加抵抗(太二六:52-54)；祂向審判的羅馬首長陳述：“我的國不屬這世界”(約一八:36)。這可作為和平的榜樣。

作為主耶穌特選的使徒，見證人，保羅從開始就奉到使命，傳揚和平的福音，絕未包括戰爭。歷史上福音派的基督徒，總是反戰的。不過，近年有人連戰爭的比喻都不同意，顯然是畏怯過分。

使徒保羅從未學習戰事，但他的事奉，不僅是“基督推銷員”，而是真理的戰士。

福音是侵略性的，絕沒法中立。光照在黑暗裏，就是侵略。保羅必須用戰爭隱喻，誰都不會以為是好戰一

我們爭戰的兵器，本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的計謀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將人的心意奪回，使他都順服基督。(林後一0:4,5)

保羅所面對的，是人理智的論辯，和“那些自高之事”，是認識神的攔阻，是心靈“堅固的營壘”，似乎是希臘文化中的理論。使徒知道，得廓清這些東西，靠賴聖靈的能力，使人歸服基督。歷史上哥林多原為希臘一個城邦，在羅馬統治下，除馬其頓外，改稱亞該亞省，仍保留古稱；長久浸染的希臘文化，沉澱在思想中。(徒二0:1,2)

經過許多年代，這些古老的文化，在有些地區，今天仍然會復現，依然是福音的阻力。歷史的見證，可見於宗教改革時期，其“復興”的跡象。

伊拉斯謨(Desiderius Erasmus, c. 1466-1536)是歐洲人文主義最著名的先導。於1501年，他就看出教會流於形式，腐朽沒有屬靈實質，發表基督戰士手冊。後來，他研修希臘文，於1516年，印行他所譯希臘文和拉丁文對照聖經。

馬丁路德(Martin Luther, 1483-1546)在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衆聖節，提出他反對贖罪券的“九十五條”，傳佈之後，起初伊拉斯謨表示同情，並試圖綏靖雙方。

後來，看到羅馬皇帝與教皇聯手，於1521年四月的沃木斯議會後，路德被定為“非法”；伊拉斯謨於衡量情勢後，以為勝敗重於是非，宣告自己並不是“枉拋心力作英雄”的人：“不是每個人都有力量作殉道者”。他寧接受不公義的和平，保持中立，坐視宗教改革形成烈焰。

路德深覺他負有神聖的使命，有不可讓棄的責任，必須選擇真理。伊拉斯謨則主張“自由意志”，以此為意識形態的差異，保持其人文主義的本色。

可惜，二者只是半路的朋友。

人文主義或稱人本主義，名始於文藝復興時期；不過其思想源流，則可溯自古希臘哲學，有人稱“人為萬事的尺度”一是高傲的愚昧，“以自己度量自己”。

在十一世紀以後，十字軍東征時，從阿拉伯文學中，發現希臘哲學思想，以為是文化的瑰寶，加以發掘傳播。他們以為人就是肉體，沒有甚麼“靈肉交戰”；人基本上是良善的，沒有“原罪”，先決否認重生。這就回到那惡者誘使初人墮落的驕傲。因此，與宗教改革分道。

使徒保羅另一個隱喻，說明靈戰的實際，不僅是與人思想的鬥爭，更源於那惡者。

基督徒在靈戰中，基本上是防禦，因為無形的仇敵，難以攻擊，惟有儆醒禱告祈求，可兼收攻防的效果。

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，掌權的，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，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，成就了一切，還能站立得住... 靠着聖靈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；為眾聖徒祈求，也為我祈求... (弗六:12-19)

基督徒戰士，首需以誠信真實束腰，約束自己，才可以有力量對仇敵；公義為心，是對己對人一致，沒有偏私，偏了就去失去保護要害的作用；脚上有平安福音的鞋，能落實踐行，免至不良於行，可以踐踏蛇和蠍子；信德的藤牌，是對基督完全信賴，不僅可以防衛，可以安息其上，犧牲了可用以抬回營內；救恩的頭盔，是高舉十字架的救恩為中心；惟有主的道是兩刃寶劍，可守可攻，敵擋仇敵，成就主所交託的一切任務。(弗六:14-17)

所有的裝備，都是在前面的，背後如何？主為靠山！但不要想轉背逃跑，授敵以背一站穩了，靠主必勝。

在一般的戰爭中，防守抵抗，不會帶來勝利。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一樣一站穩了，就能有最後勝利，因為有耶穌基督為元帥，得勝死亡，踐踏仇敵，神的國度實現。

在此以外，要儆醒禱告。壯士西西拉兵敗奔逃，在雅億帳棚庇護下沉睡，一個女子雅億，可以日常的家具，輕易置他於死地。(士四:21)只因疲倦不能儆醒。

祝神的子民，靠主得勝，進入祂榮耀的國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